

西方教育史

[英] 博伊德 金 合著
任宝祥 吴元训 主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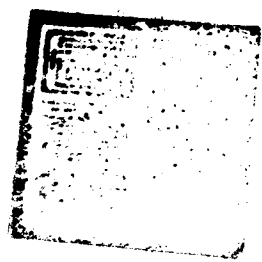
2003/3



西方教育史

[英] 博伊德 金 合著

任宝祥 吴元训 主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987121

西方教育史

[英] 博伊德·金·哈特著

任宝祥 吴元训 主译

责任编辑 肖云瑞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76,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

书号 7012·0886 定价 2.80 元

初版序言

1921

本书所述的西方教育史是从希腊人在纪元前几百年对教育的探索起，一直到二十世纪科学教育学创始时止。基本说来，它是一部重要的教育进化的记录。它指出我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是如何随着时代而逐渐形成并把过去和现在作为我们不断发展的生活的各部分连接起来。这生活就是我们此刻的生活。

为了更好地强调教育的进化并阐明现在对于过去的依存性，我们试图就社会发展的前后关系说明教育制度和教育原理。每章开头扼要描述本章所研究的某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借以提示社会背景。

然而每章又不仅是抽象地叙述毫无生气的思想和活动。对丰富多彩、变化万端的教育发展，我们经常是参照众所公认的伟大教育家的经验和思想来加以说明的。这或是因为他们最完善地体现了时代精神，或是因为他们理论或实践方面对各类学校的传统做出了新贡献。还有，在把重点摆在不断在理论方面取得领导地位的国家的同时，我们特别注意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美国等国家发生的比较显著的事件，这可能使本书的读者感到极大兴趣，而本书就是为这些读者设计编写的。

威廉·博伊德

第七版导言

博伊德博士的《西方教育史》(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已成为同类书籍中的经典著作。本书的学术性及其高明的表达手法受到了广大读者如此深切的仰慕,以致对本书要作任何修订的企图,都会有被斥为冒昧的危险。

另一方面,博伊德博士本人,1952年前曾对本书修订了五次。在第四版序言中,他对原来打算把西方教育史写到十九世纪末期这一点作了解释。纷纭的国际国内大事已经改变了教育的承先启后的关系和它的远景,这就有必要对本书前十二章记载的历史遗产给以更为中肯、恰当的说明;而二十世纪的连续编年史也需要切实注意,写到现在。

首先,除了前后关系对于各类学校和相似的制度有所影响外,1900年以来发展的正规教育活动,其绝对数量在本世纪初是不能完全预见的。这些数量从所谓大爆炸的1945年以来,增加得如此之多,甚至把千百万学生卷入各种机关团体举办的史无前例的各种活动范围之中(有许多活动是崭新的)。几乎每个学生花费在各级学校和大学的时间都在迅速延长。想方设法给予学生的知识量几乎每十年或至少每一代增加一倍。

结果,就必然引起一些问题,例如专业化;为日益增多的研究生、后博士(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以及因新的教育情况而受益的那些谋求新职业和承担公职的人设置较长时间的学科等问题。这样,学校的任务和教师的能力问题,也随之发生了。例如,这种说法——学校过去总是想为人们的生活装备一些永久性的知识和技能——现在看来就有问题了。至于教师胜任与否的问题,尽管

他们的办法和教学用具比以前增多了，但在当前竞争性服务行业界中，他们的形象也有所改变。对于社会的未来结构，我们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今日中小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面对着与其说是必然性毋宁说是偶然性的未来，他们沿着难以想象的、为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甚至本世纪中期教育上的各种指示解释所勾划的视野迈进。

这是否说教育史比研究古代文物没有更多的价值？完全不是的。前面指明的局部性的爆炸，已把西方教育概念和教育手段(或工具)扩展到人类需要的各方面。依照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的先例的教育是制订公共教育政策的万能工具——不仅在青少年组织范围之内，而且在当前社会模式中的成人改造方面，或在技术改革结构(这种结构将使更具人道主义的哲学切实可行)等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工具”、“普及性”、“公共政策”、“社会模式”、“技术改革”这些刚刚用过的词，说明现在是以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而不是按照大哲学家的思想来展望教育的。即使他们思考过这些可能性，但他们不能理解作为当务之急的普及教育对于计划、投资以及每个现代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媒介(传递信息的广播、电视、新闻报纸等——译者)、控制器(调节装置)、或以丰富资料为依据的创见和高级教育专业人员的预见性，都是超出古代最富幻想的教育家的知识范围之外的。因此，公共教育机关和政策的发展，就使过去的教育学理论上的静静的绿洲成为海市蜃楼。至少，可以这样描述：到目前为止，教育尚未注意到当前的紧迫需要，未来即将逼近的危险以及为现实主义的实践所笼罩的道路。

许多教育主张的不合时宜和无主题，对已知事实来说证明是虚伪的；三十多亿人要求以加速度的、比较经济的、不太外行的方式推行西方教育(western-style education)，把它吸收到不同结

构的人口的各种学习机会中去，并抱着不同的希望，以不同于我们的优先权来安排这种教育。时至今日，为了今天，对昨日的历史就应该解释得明白易懂。

此外，社会科学表明，甚至二十世纪初期，在那时的社会设想中所采用的学习理论和选拔过程，恰如纪元前四世纪柏拉图所规定的一样——错误判断所观察的东西；忽略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显的因素，如对“智力”的社会要求或人的行为动机，或人的整个人格；漠视需要唤起每个人的注意，即他的一生是处在纷繁的各条战线上。忽视教育上的这些细节，即使社会是相当稳定的话，也是很危险的；但是自动化的前景，继续不断的职业再训练，以及终生一再根据城市社会的企求进行调整，都会使二十世纪初期的教育家的空洞理论和原始技术成为逻辑上象女仆和抄写员一样不合时宜。这一切实际存在着，但他们是时代错误造成的，而且主要原因是技术的和社会的变革。

在许多国家中，包括西欧各国在内，更明显的是在北美、苏联和日本，西方教育的古老的美德和优点都在受到批判性的检查。什么应该改革？什么应该保留？可以保留的又如何更好地加以阐述和精炼？阐述的和精炼的，又有多少人能够体验并在他们生活中加以体现呢？

这些相同的问题就使修订者承担删节、修改、保持篇幅新的均衡以及完整地给原作者和现代读者们输送新东西等等任务。经过深思和试验之后，就决定二十世纪中期前的历史不加改变。只有关于托玛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的公立学校的几段及关于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论述做了一些修改，第十章各处只做了次要的文字上的改动。不论哪种情况，我们的意图总是盼望保留那些证明是重要的晚近的一些大事或趋势。博伊德写的第十章(到十八世纪末期)照原样完全保留下来。

第十二章即十九世纪晚期一章，已重新改写，只有关于霍尔 (Stanley Hall) 和杜威 (John Dewey) 的几部分是例外，但这几部分总结了两位著者的主要争论。然而就在这里，现在的修订版本在适当的地方已经加进了新的评论。在第十二章新结构中，主要意图是对于技术和社会改革领域内的主要世界大事提供恰当评价，但技术和社会改革引起了古代教育争论者在不同场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当时却未被承认。对达尔文 (Darwin)、马克思 (Marx) 的影响是予以充分注意的 (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以前各版仅仅提到而忽视了他是一位对社会学的创见有贡献的人)。最突出的是把各类学校的兴起，各种系统的教育以及其他各种定型的制度也提到一个新的显著的地位。

为二十世纪写的第十三、十四两章完全是新加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事要求，完全改变各段的比例，承认新国家、新需要和新媒介；不同的观点都要求教育完成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把机械动力的可能性应用到有利于社会方面。

与博伊德博士的愿望一致，尽可能地保持他的原著，他写的章节目录大部分保留下来。有关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晚期的部分做了彻底的修改。在总书目方面，采取了长期存在的经典著作和一些新书排列在一起的折衷办法。

通常，修订的目的是使教育史为读者提供广泛的知识性的经验，引起对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密切的注意，并证实这种观点，即现代教育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种最可靠的塑造社会的科学。

伦敦大学英王学院 埃德蒙·金

1964

译者的话

本书是根据英国威廉·博伊德和埃德蒙·金合著的《西方教育史》1975年第11版1977年重印本由西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和陕西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陕西师大）的同志合译的。西师的同志翻译两篇序言和1—10章，译者是任宝祥、高振业、任代文、王道宗；协助翻译的有顾美玲、钟朝义、张诗亚、刘世民、余晓莹、吴小平；主校任宝祥。西师外语系刘文哲、姜可立、吕佐三位同志给我们校阅三篇译稿，在此谨致谢意。陕西师大的同志翻译11—15章，主译主校吴元训，参加翻译的有王宏印、张宗清、韩书玉。

译者

1984年国庆35周年

目 录

第一章 希腊的教育	(1)
1. 序论(1) 2. 希腊民族(3) 3. 早期教育(5) 4. 斯巴达的教育(10) 5. 雅典的教育(15) 6. 希腊教育理论(25)	
第二章 希腊教育的传播	(42)
1. 上古世界的希腊化(42) 2. 高等教育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发展(44) 3. 犹太教育(51) 4. 罗马教育(61) 5. 罗马教育文献(69)	
第三章 罗马帝国的教育	(74)
1. 帝国的学校(74) 2. 帝国一世纪的教育(77) 3. 帝国二、三世纪的教育(79) 4. 从君士坦丁到西罗马灭亡时期的教育(84) 5. 公立学校的消失(94)	
第四章 黑暗时代	(98)
1. 学校——教会的助手(98) 2. 寺院制度的教育作用(100) 3. 爱尔兰教育(105) 4. 主教学校(109) 5. 王室对教育的关心(116)	
第五章 大学的兴起	(123)
1. 黑暗时代的过去(123) 2. 大学的早期阶段(127) 3. 大学组织的发展(136) 4. 大学学习的体制(144) 5.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学(148) 6. 大学时期的学校(153)	
第六章 人文主义教育	(158)
1. 文艺复兴(158) 2.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教育(161) 3. 北欧人文主义教育的开端(168) 4. 北欧的教育理论(172)	
第七章 宗教改革与教育	(182)
1. 宗教改革前的德国教育(182) 2. 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186)	

3. 德国新教教育的发展(189)	4. 喀尔文派与教育(195)	5. 耶稣会派的教育体系(201)
第八章 人文主义的扩充	(206)	
1. 第二次文艺复兴(206)	2. 《宫廷人物》(209)	3. 法国的新运动(214)
4. 英国的新运动(227)		
第九章 十七世纪	(237)	
1. 宗教改革的后果(237)	2. 约翰·阿姆斯·夸美纽斯与德国教育(238)	3. 法国的教育团体(251)
4. 宫廷教育(259)	5. 清教徒改革者(266)	
第十章 十八世纪	(278)	
1. 学校和大学(278)	2. 法国生活和教育的新思想(281)	3. 感觉主义者的教育观点(286)
4. 让·雅克·卢梭(289)	5. 拉·夏洛泰(298)	6. 国民教育(301)
7. 康德与裴斯泰洛齐(312)		
第十一章 十九世纪上半叶	(324)	
1. 新时代的开始(324)	2. 德国教育的重建(327)	3. 约翰·弗里特里赫·赫尔巴特(332)
4. 理想主义和教育(343)	5. 法国的大学(354)	6. 法国的教育理论(356)
7. 英国教育的新发展(362)		
第十二章 十九世纪下半叶	(373)	
1. 经济和政治的因素(373)	2. 制度的因素(377)	3. 理智的因素(379)
4. 进化的理论(381)	5. 欧州的新赫尔巴特主义(384)	6. 福禄倍尔的影响(386)
7. 斯坦来·霍尔和儿童研究运动(387)	8. 约翰·杜威和他的实验学校(391)	9. 社会背景(399)
第十三章 二十世纪		
第一部分: 学校及其源流	(404)	
1. 世界动向(404)	2. 欧州的变化(411)	3. 教育制度(414)
4. 学校组织(417)	5. 初级学校(419)	6. 中学(423)
7. 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433)		
第十四章 二十世纪		
第二部分: 教育的眼界在扩展	(443)	
1. 教育与政治(443)	2. 教育与意识形态(454)	3. 西方教育与

全世界(460) 4. 新的时间空间范围(465)

第十五章 二十世纪

第三部分: 教育的规划、制度及合作关系……(470)

1. 对教育史新观点的探讨(470)
2. 技术的三个阶段,教育的三种提法(476)
3. 对西方教育设想日益增长的挑战(483)

第一章 希腊的教育

1. 序 论

训练和教育新一代谋生,是人类最关心而最古老的一项事务。回溯遥远的史前期,当人们借助于薄弱但在发展着的社会传统,缓慢地从野蛮时代解脱出来的时候,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靠经验和摹仿来进行的。然而,即使在旧石器晚期,当最早的真正人类已在欧洲生存时,就必定或多或少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教育。象那些雕刻在角上、象牙上,或画在洞穴壁上最好的动物画那样完善的艺术成就,如果没有一定的教育,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不能期望弄清这种教育的原因和过程,而只能推究教育不一定是起源于某种宗教的动力,就象洞穴壁画一样。直到我们进而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根据所有最古老的文学中共有的传说以及我们关于当代土著如澳大利亚土著(他们仍然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知识,才能设想最原始的生活,我们才开始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在野蛮和半野蛮生活中的主要教育事实普遍地都有联合纳入仪式。仪式上,年轻人要受关于成年人的习俗和义务的特定的训练。然后才正式接纳为成年男女。后来相当晚的时期,而在数千年以前,经过若干漫长的世纪,文明在埃及和巴比伦的河谷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但在生活比较安定的地方,纳入仪式已失去其大部分意义。为满足前所未有的需要,一种新教育产生了。书写的发明和基于文字记载的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支配了这种教育。这种教育最初只是掌握极困难的书写新艺术,并把它用于贸易、管理以及在庙宇中心进行的各种学习。这是一项高度专门化的工作,是当时以实际

训练为主要责任的 家庭所不能完成的。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学校。

按照非常概括的几个阶段来详细探讨教育演变，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我们这里涉及的是西欧教育史，对于那些早期的史话，仅能简单提到；我们必须记住先前出现并间接为欧洲教育作准备的古老的教育制度。

为了理解我们时代的教育，研究教育起源的恰当起点应是在希腊，即我们文明的发源地。如黑格尔(Hegel)所说：一提到希腊，现代有文化修养的人就觉得亲切、熟悉。他那超越宇宙而久远的宗教，来自于东方，特别是来自叙利亚；对这种宗教，我们总是感到陌生。另一方面，“这里和现在的一切东西、科学和艺术以及一切使生活惬意、提高并装点生活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希腊派生出来的”。教育受惠于希腊，仅是受惠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小的部分。巴比伦和埃及也有学校，但就我们所知，它们学校的目的和方法都与我们的大不相同。直到早期希腊文明已使其教育得到发展时，人们公认的那种最初的欧洲学校才出现了。这些学校的学习计划和教学方法，基本上和现代学校相似；从那时到现在，希腊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每个欧洲国家的教育的形成，都有巨大影响。罗马(我们更为直接的受惠者)在继承希腊传统并使其适应西方国家的新情况方面，对世界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即使是犹太教较为间接的影响，无论是通过《旧约》(Old Testament)的教育观念或通过基督教关于人和社会生活的看法而产生的影响，在那些决定着欧洲教育性质的各种力量表现出来之前，都必须转变为希腊的形式，这就是我们要以古希腊作为考察教育史的开端的原因。

2. 希腊民族

公元前 1500 或 1400 年，雅利安血统的不同部落在持续入侵的浪潮中，从中欧涌进希腊。象后来的挪威人那样，其中一些部落似乎是沿着海岸航行而来，并分成一些集团在以迈锡尼(Mycenæ)和特洛伊(Troy)等为中心的地方安顿下来。这些冒险者可能是靠比较和平的手段获得自己的优势，但结果又与他们统治的部分民族同化了。那些来自陆路的数量更多和更完善地保持了部落原始组织形式的主体，彻底地征服了这个国家，并成功地把自已的统治和语言强加给这个国家。但就后者来说，原有的土著居民并未全被驱逐或灭绝。在那些远离侵略中心的希腊地区，如阿蒂卡(Attica)，土著人仍占居民的大多数；其他地区，如拉科尼亚(Laconia)，土著人数之多足能在征服者的城廓之外保持一种半独立状态。然而他们的文明(其性质与爱琴海其余地区，特别是克里特岛(Crete)的文明相似)，却在侵略部队的不停攻击之前，日趋没落。但存留下来的文化在南北方民族融合时，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文明。

公元前十一世纪时期，蛮族的侵略，随着多利安人的迁入而结束。其后三个世纪，曾不适当地被称为“希腊黑暗时代”，其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在这个时代末期，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方的白皮肤、金头发的人消失了。他们早在米诺帝国(Minoan Empire)兴盛时期，就已被居住在爱琴海地区的褐色皮肤、黑头发的民族所同化。社会风俗和制度几乎经历了彻底的变革。乍一看，似乎那些征服者已被他们占领的国家所征服。但事实上，某种更加美妙的事出现了，一个新民族产生了，它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先祖和同血统的民族，它比任何民族都赋有更大的能力。它的雅利

安祖先给这个民族以一种特别适于表达科学和哲学的语言，和一种表现在两个方面的政治才能：一方面，它将当时已经分裂的一个个城邦国家组织起来，实行贵族统治，但又保证很大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以超出部落差异的全希腊的情感和共同的宗教仪式以及规模宏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分散的城邦结成一体。在南方种族那里，在人性化的众神的宗教中和在古老的克里特文明时期即已发展成熟的高尚的传统中，出现了文化的潜能。即使是以附着于土地的奴隶为代表的土著居民，在得墨特尔(Demeter)、普西芬尼(Persephone)、狄俄尼索斯(Dionysus)以及其它冥府众神的崇拜热中所产生的悲剧、喜剧以及神秘的宗教仪式中，也贡献了他们的一份力量。

这个民族的精神也许能在他们具有特别形式的宗教中见到。阿波罗(Apollo)、波塞冬(Poseidon)、阿瑞斯(Ares)、赫耳墨斯(Hermes)、雅典娜(Athena)、阿芙罗狄蒂(Aphrodite)、阿尔忒弥斯(Artemis)以及其他的男女诸神，就象词源学的证据所启发的那样，都源于东方。但诸神一到希腊，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不只是因为像克里特的女神之母那样比东方众神更具有人性，而且因为他们还代表影响人类生活的强大的自发力和人类所有主要的关系。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神，希腊人发展一个自由的现世生活就有可能了。在东方，人类被巨大的自然现象笼罩于阴影之中。那里的诸神是远离人类的存在物。因而，崇拜者们只能在奴隶般的恐怖状态中才能接近它们。而且，东方僧侣们通常对于世事横加影响。在希腊，自然则较温和、易于受人的控制。因而，自然之神、由于赋有更多的人的属性，并与取代了部落作为社会组织的单位的城墙城市有联系，所以更接近于崇拜者的地位了：僧侣的地位贬低得微不足道，仅在一定的仪式和典礼中作为临时代理人而已。因此，希腊的宗教已不是奴隶的宗教而是自由民的宗教。它把人类

的思想和感情从黑暗的天堂带到光明的世界，从而引导人们在人与世界的日常关系中去探索其精神实质的表现形式。总之，希腊民族的伟大发现，就在于人类赖以生活的世界，对于人性而言，并不是陌生的。实际上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希腊人首先发现，一切依赖神秘力量的生物是与人性并行不悖的。他们继而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能自由自在地生存。基于这种信念，他们在小小的城邦里建立了一个美妙的艺术、科学、哲学和自由的政治生活的结构。

但这种极好的希腊精神的结果，并不是在每个城邦都同样圆满地实现了。直到公元前七世纪时，希腊似乎都是稳步前进的。一个更广泛更少排它性而又基于土地所有制的参政权，代替了雅利安征服者总把公民权建立在其上的那种血缘关系的纽带。大多数城邦中共和体制代替了早期王权，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和社会自由的普遍进步。但是，手工制造业和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就在沿海城市开始了的海上贸易的巨大发展，在希腊城邦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分化。那些由于地理位置被囿于农业的城邦，特别是以斯巴达(Sparta)为首府的拉哥尼亚(Lacedemon)沉没在狭隘的无文化的生活之中，并企图在战争艺术中寻求补偿。另一方面，象阿蒂卡和科林斯(Corinth)等城市，由于有适于贸易的地理位置并善于运用各种机会，变得富足而心胸开阔，从而能进一步发展和平艺术。当我们谈到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先驱时，就是指这些沿海城邦的希腊；其中，我们会首先想到的是雅典。因为，在雅典人身上，希腊民族的天才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

3. 早期教育

关于希腊人以体质和精神上的继承关系而与其他民族相连属